

武侠世界



第36年

47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奇案「神棍」。五十年代末，香港的工業尚未達巔峯，剛從上海移居香港的余湛美，生活面臨困境，巧遇老同學婁三美，兩個年輕人便開始了他們人生的轉捩點，他們從一間小石屋開始，二十年之後已今非昔比……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善惡終有報，人生的擁有不在乎金錢的多寡，而在於個人心目中的擁有。欲知奇情奇案的新奇故事內容，請閱本故事，希望愛的世界裏，大家皆活得心安理得。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神棍(現代都市奇案故事)

余湛美他鄉遇故知，與婁三美聯手創業，從一間小石屋與一本聖經開始……

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修羅門(正宗北派俠情故事)

懲奸除惡 重立門規……

麥浪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鳳凰劫(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反間計控制說客 聽指揮道出內幕……

西門丁 66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二▶

殺人滅口隱家醜 追尋愛兒過大江……

申公豹 76

天王傳奇(惜玉天王故事)

召開大會商決策 對付魔宗來奇客……

余破浪 84

寒夜屠龍(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錦囊妙計果得逞 衆小王府索巨銀……

霍去病 91

小子統吃(新派武俠談諧傳奇)

調虎離山施妙計 矢志盜寶反受困……

辛士 99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聯袂鬼谷尋師母 黑風崗上索寶圖……

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奪魂血咒(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人妖搭篷尋快活 文娟路過中迷藥……

辛棄疾 111

浪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擂台比武選會主 黑白二道大決戰……

東門白 121

* 申公豹先生撰著的中篇俠義故事「五彩傳奇」之二續刊在本期，以饗讀友，請繼續欣賞。
* 本期選刊麥浪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修羅門」，故事短小精幹，獻給愛好者欣賞。
* 下期將刊高皋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弱柳狂花水芙蓉」，相信擁護本刊的讀友對高皋先生的作品並不陌生，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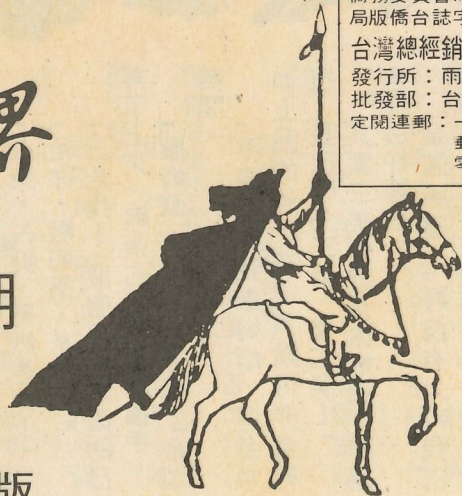
第36年

第47期

(總號18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馮嘉作品介紹

妖島邪神



每本HK\$32

一個落後地方的小島，居民常在深夜收到符籙的指示去為邪神服務。

狄柏靈受邪神勒索，求救司馬洛，當司馬洛趕至小島時，島民說狄柏靈携妻往潛水後一去不返。故事曲折、緊張。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蒙騙故知

籌謀大計

五〇年代末，香港仍是一個相當貧乏的城市，那時人浮於事，找工作相當困難，一般人就算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僅堪糊口，但工作時間却是非常長，而且辛苦。

余湛美拖着疲乏的脚步自那間小型的山寨廠走出來。他今日無意間開罪了那個管工，那管工為了一洩心頭之恨，故意在收工之前，叫他去修理那個漏水的廁所。

余湛美並沒有甚麼特長，因此，他在這間塑膠山寨廠中，甚麼事情也要做，修理廁所也不是第一遭。

他弄了一會，不但沒有把漏水的水管弄好，反而弄得那個缺口大了些，噴得整個廁所也濕了。

那個管工更趁這機會，猛地奚落余湛美一番。

余湛美本來想發火，但回心一

想，自己假若一動氣，與這個無良管工一吵起上來，自己這個月的勤工獎，還有一兩個月便可得到的雙糧，便會不翼而飛。

他竭力的忍耐着，任由那管工奚落，責罵。

終於，他也勉強把漏水的地方止住，管工才讓他離開，離開之前，並大聲喝道：「你修理這漏水廁所，花了兩個多鐘頭，是你自己沒有本領，這種簡單的東西，祇用十多分鐘便可做好，你一拖便拖了兩個多鐘頭，我才不上你的當，這兩個小時並不算超時加班！」

余湛美一身疲乏，滿肚子是氣，本來想與那管工吵架，但回心一想，兩個鐘頭也捱過了，何必再與他口舌之爭？

他心裏想道：「假若我有一日出人頭地，你這個死管工，一定給

我……」

他這樣想，倒使自己心裏好過一點。

出人頭地，在這個社會環境，怎樣才會出人頭地？自己既沒有學問，也沒有人事關係背景，就算你長有兩翼，也無法飛出去！

幾多人是在大陸大學畢業，來到這城市，當個清潔工人也遭人白眼，何況是自己？

本來，自己還有氣有力，到三角碼頭做個苦力也可以維生，但那種生活，並不是容易捱過，而且收入不穩定，自己不用吃，也要顧及年老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子。

他不斷的告訴自己：「要忍，忍，忍……」

余湛美從半山的山寨廠走到馬路，心中不斷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着那個管工。

「占美！」

余湛美抬起頭來，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占美是他的洋名字，那時

他在上海，上海早已沾上了洋風氣，學生們都喜歡為自己起一個洋名字。

來到香港，根本沒有人知他有這個洋名字。

聲音來自背後，余湛美轉過身子。

他看見一個修長的身影，這身影倒有點相熟。

「占美，占美，果然是你！」

「是你，撒姆爾，是你？」

「正是我！」這個叫撒姆爾的已奔了上來，與余占美熱情地握手。

「撒姆爾，你來了多久？」余湛美問。

「不要再叫我撒姆爾，這名字加上我的姓，在這裏顯得非常彆扭，我已改名三美，婁三美！」

其實三美也就是撒姆爾，不過是叫法好聽些。

余湛美道：「再沒有人叫我占美的了，你便叫我余湛美！」

婁三美道：「其實我們這麼老友，叫甚麼也沒有關係，湛美，你來了多久？」

「有一年多了！你呢？」

「我也是一年多！生活可好？」

余湛美道：「你看看我便知道了，但你却不同，你仍然與過去一樣，天天是神采飛揚！」

婁三美道：「還有甚麼神采飛揚可說？你做甚麼工作？」

文·圖
宇·飛

南宮
可

現代都市奇案故事

棍神



余湛美道：「我甚麼本領也沒有，能做甚麼？祇在一間塑膠山寨廠做個工人！」

「工人？看來不像你的性格！」

「還提甚麼性格，找到一份工，有飯吃已算走運了，你呢？」

「我……我還沒有甚麼工作……不過，我有一番大計，要是……」

余湛美一向都知道婁三美是個滿肚大計而從不實行的人，想不到他來到這地方，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性格。

「三美，我們改天找個機會談談……」

「為甚麼不今晚？」

「不，我還要回去，否則我母親妹妹會掛念我！」

「哦，你母親妹妹也來了，她們可好？」

「還不是一樣！你是單身一個來？」

「是……」婁三美有點非常失落的感觉，道：「本來我是來投靠亞叔的，想不到，不到兩個月，他也死了，留下我一個人，而今見到你，總算是他鄉遇故知！」

「你住在那裏？」

「調景嶺！」

「那個地方，自成一國！」

「那本是我亞叔住的地方，幸好他還留了這一間石屋給我，我還

不是發瘋，我才是發神經病！」

婁三美聽了，笑道：「湛美，你又何必這麼自責？你拚了一天一夜，肚子餓了嗎？」

「肚子餓」三字，使他饑腸轆轤。

婁三美親手爲他炮製了一碗麵，余湛美吃完之後，才重新感到人間實在有溫暖。

婁三美道：「湛美，你的工作肯定沒有了，有甚麼計劃？」

「計劃？我這種人有甚麼計劃？」

婁三美從袋裏拿出一疊鈔票，塞在余湛美的手上，道：「暫時拿去用吧！」

「不用！」余湛美推辭道：「我暫時還可以……」

「湛美，你當不當我是你的好朋友？」

「當然，你當然是我的好朋友，否則，我也不會在這最徬徨的時候來找你！」

婁三美認真地道：「你再說這些話，我便不再當你是我的兄弟了！」

余湛美低下頭來，眼睛有些潮濕。

婁三美道：「有沒有想過，再來幫我？」

「你是指……」

「當然是星期天的聚會。」

少？」

「增加一倍？」

「對，已有了差不多一百人！」

「這小地方，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可以，雖然是擠迫一些；你再猜一下，奉獻的收入是多少？」

「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不然，兩倍，甚至三倍。」

「我記得你上次收了差不多六十元，那麼……」

「上一次聚會成績是差不多二百塊錢！」

余湛美伸出了舌頭，半晌才道：「一個星期二百塊，那麼一個月便是八百塊！」

「對！」

八百塊錢，對當時的人來說，實在已經是一個大數目，因爲就以余湛美本身來說，他也要工作五個多月，才可以得到這數目的金錢。

「其實，還不止此數，因爲我還收有一些特殊的奉獻，例如爲某些教徒祈禱，爲我們建堂……這一些特別奉獻，每個月也可以收一二百塊以上。」

「換句話說，你一個月可以收到一千塊以上！」

「是的。」

「一個月一千塊，一年便是一萬二千塊！」

「湛美，你是聰明人，你當然

一算便可以算得清楚，每年純利一萬多塊的……」

「對，不只是事業，簡直是大事業！」

余湛美並沒有誇大，以當時的幣值來計算，幾千元便可買到一個住宅單位，這豈不是一門極有前途的事業。

婁三美道：「不過，這些錢却不是白賺的，我也要很多工作，才可以賺到這些錢！」

「有甚麼工作？」

「你幫助過我的星期日宗教聚會，那當然是最主要的工作，不過，從星期一至星期六，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採訪教友，編排一些聚會的刊物，與有關各方面的通信，有時又要去醫院、老人院探訪，甚至殯儀館！」

「這麼多工作？」

「是的，不辛苦那得世間財？不過，我也不贊成做人做得太辛苦！」

「你這話有些矛盾！」

「不，完全沒有矛盾，因爲我們工作要機靈，不用拚命！」

「我不明白。」余湛美道。

「機靈的意思是做事要做得『醒目』。湛美，因此，我實在需要你的協助。」

「怎樣幫助？」

「這些工作，非常瑣碎，簡單

來說，我做甚麼，你也做甚麼，不過，我不會難爲你，我依然向你提供我所賺的四分之一，百分之廿五！」

余湛美想了一想，道：「我可以再試一試！」

「當然可以，這工作，最低限度，你可以堂堂正正，不用再受人指使！」

於是，余湛美便在婁三美這間石屋住了下來。

過了一天，天氣轉爲晴朗，婁三美特別拉了余湛美，往百貨公司選購了一些衣物。

余湛美覺得不好意思。

婁三美道：「現代的人，先敬羅衣後敬人，包裝一下，勝過在人們跟前說十萬遍你怎麼有本事？」

果然，在婁三美的專心設計之下，余湛美本身從一個勞工雜役變成了一個斯文的紳士！

然後，婁三美帶他到各個他工作的地點，包括醫院、老人院、教友的家庭，教他怎樣對付教友，怎樣擺出一副充滿愛心而又絕不令人討厭的樣子！

到了星期日，宗教聚會又如常舉行。

余湛美記得非常清楚，幾個月之前，來聚會的人，只有五十人左右，而這個星期天，人數多了，似乎接近一百人之多。

婁三美又再度介紹余湛美給他的教友，他非常高興又嚴肅的道：「各位，幾個月之前，我介紹過余先生給各位認識，可是，他却又突然沒有出現，你們以爲他去了那裏？」

教友議論紛紛。

婁三美道：「余先生去了長洲，參加一個短期課程，學習更多教會的理論，使他更充實，更加有能力擔負協助我們這個教會的工作。」

教友聽了都鼓起掌來。

婁三美道：「我們這個小小的教會，本來是一無所有，但在各位教友的鼎力支持之下，我們快要開始擁有了，擁有一所教堂！」

教友都轟然叫好。

婁三美道：「我們最近得到政府的批准，在郊口的地方，批了一塊有三千呎的地，讓我們建築一間小教堂，我去看過了，也向有關方面探詢過，我們需要十萬元，才可以建築籌造一間小教堂！」

衆教友又再議論紛紛。

有一位教友，忍不住的問道：「婁牧師，我們怎會有這麼多錢建築這一間小教堂？」

「沒有，一毫子也沒有！」婁三美道，他的語氣十分莊嚴，可是却沒有半點氣餒。

他續道：「各位，我們以前，

不是甚麼也沒有的嗎？你們記得嗎？」

有人道：「是的，那時，我們連這小小的教堂也沒有，幸好有了我們的婁牧師！」

婁三美道：「我以前也是甚麼也沒有，我也不是個牧師，但上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祂要把自己全知全能用事實來告訴我們，我們有了這個小地方，我們有了教友！」

衆人都拍起手掌來。

婁三美道：「而今我們雖一無所有，但我們有的是信心，而且我們都互相擁有——只要我們都爲教會而犧牲，作出貢獻，我們一定會很快便擁有一間小教堂！你們的奉獻，甘心樂意的奉獻，使我們甚麼也有！」

這一次的聚會，教友的士氣十分高昂，捐獻的數字也直線上升，除了正常的奉獻之外，他們還爲建教堂而特別奉獻。

傳道解散的時候，婁牧師與余湛美兩人，在門口與教友殷殷話別。

很多教友都向婁三美建議，怎樣想辦法去籌建教堂，婁牧師向他們致謝，並且作出非常感動的樣子。

當人們散了之後，他們回到屋內。

婁三美道：「這地方實在不夠用了，你剛才已看到，有些人要站在外面！」

余湛美道：「是的，人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一定要建一個小教堂！」婁三美頓了一頓，道：「湛美，你是不是覺得一切都充滿了希望？」

「是的，三美，剛才你不是說我去了長洲，參加一個短期課程？」

「是的，但你根本沒有！」

「那麼你以爲……」

「有誰知道你有沒有去，」婁三美聳了肩膀，道：「讓他們知道，你對上帝認識更多，真材實料，那便有用，有吸引力！」

「我記得，我上幾個月來的時候，他們還叫你婁先生，但而今叫你婁牧師，你那個牧師的頭銜……」

「我自己給上的！」婁三美得意洋洋地道：「我有足夠的教友，我自然然是個牧師，不用甚麼教會，甚麼神學院給我頭銜！」

「其他教會會不會……」

「沒有人會理的，如果你過一兩年，有人支持你，你一樣可以成爲一個牧師！」

余湛美道：「不用了，我只是協助你的人，我不會被封做牧

司，那是一間獨資的有限公司，不單有投資在樓宇上，還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包括股票、債券等等不同項目的投資。

余湛美越查越覺得氣憤。

婁三美是個牧師，但私底下却是一個富有商人的模樣，而且看來投資得法。

余湛美不明白的地方是，他既然有了這麼龐大的財富，為甚麼還要動用基金的錢，如果要用來週轉，也不用動輒是幾百萬元？

他真想找婁三美來當面問個清楚。

可惜，接下來幾個星期，他都無法單獨與他見面，見面也是在一些多人的聚會內，因此，他無法與他談，而事實上，婁三美似乎一直在避開余湛美。

余湛美更覺懷疑。

有一天，一個基金的委員親自來到教堂，先是找婁牧師，但找不到，自然便找余湛美。

那基金委員是負責財務的李希聖，他是一個會計師，一直打理基金賬目。

李希聖找着余湛美，道：「余先生，我發現我們基金的戶口，有很多錢被人提走了！」

「是嗎？」余湛美知道，紙終於不能包住火。

「甚麼人可以提取？」李希聖的

問題當然有所指。

余湛美道：「我們委員全沒有提取過，可能，可能是牧師……」

「他提走這麼多錢為了甚麼？」

「也許是為了洽談土地的問題！」

李希聖道：「我們應該找他談一談！」

余湛美當然是無法推却，道：「我看他在不在！」他撥了一個電話，但找不着婁牧師。

余湛美道：「他不在辦公室內！」

李希聖道：「請你盡快為我們這個基金委員會開一次特別會議！」

「好，我會盡快！」

那天晚上，到深夜十二時，余湛美才找到婁牧師，他把李希聖要求開委員會的事情告訴了他。

婁牧師聽了，問道：「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他發現基金被你提取了！」

「那關於甚麼事？」

「他是委員會的司庫！」

婁牧師道：「你暫時不用召集其他委員，我明天會找他，親自把情形告訴他！」

「好極，有你自己的親口解釋，那是最好不過了！」

過了一天，余湛美又接到了李希聖的電話。

李希聖道：「余先生，我看這個特別委員會是不能不開的了！」

「為甚麼？婁牧師沒有與你接觸過？」

「有……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整個委員會的委員知道這件事。」

「這樣做……」

李希聖道：「余湛美先生，我不知道你在這件事之內，擔任甚麼角色！」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我們只是公事公辦，開了這個特別會議之後，一切都可以澄清的了！」

「好極，我會用最快速時間去召開！」

余湛美放下了電話，立即又撥了一個電話給婁牧師，可是又找不到他。

結果也是在深夜才找到他，余湛美把這件事告訴了婁牧師，婁牧師有些不滿，道：「好極，委員會的事，由我去召集！」

第二天，婁牧師果然召集了委員，並且通知余湛美晚上到他的辦公室開會。

到了約定的時間，余湛美到了婁牧師的辦公室，那時，只有婁牧師一人。

「他們甚麼時候到？」余湛美問。

婁牧師道：「快到了！」

他們閒聊了一會。

婁牧師道：「湛美，開會的時候，你無論如何也要站在我這一方！」

「我……」余湛美實在有些為難，續道：「牧師，如果你提出的理由是合理的，我一定支持你！」

婁牧師聽了，臉露不悅之色，道：「湛美，你記得以前我是怎樣對你……」

余湛美知道，婁牧師又想用過去的恩義事情來壓他，他正感不知如何應付，外面有人敲門。

婁牧師道：「進來。」

進來的是李希聖，他還挽了一個公事包，神色有些凝重。

「婁牧師，你好，余先生，你好！」

婁牧師道：「李先生，為甚麼那麼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隨隨便便的好了！」

李希聖並沒有甚麼說話，他等了一會，道：「其他的委員甚麼時候到？」

余湛美道：「我不知道，因為這個委員特別大會，是由牧師親自召開的！」

他們又再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鐘。

婁牧師一直好像很忙似的，不是在他辦公桌處左翻翻，右翻翻，便是到外面走，來來去去。



余湛美責問婁牧師：「李希聖墮崖死亡為何不報警……」

李希聖似乎覺得十分不耐煩。

不一會，婁牧師坐了下來，道：「我們開會了！」

李希聖道：「甚麼？只得我們三個人？」

「是的，他們都說沒有空。」

「沒有空？」

「是的，他們都是專業人士，各有各忙的，他們的推搪，我也十分理解。」

李希聖十分不高興，道：「只得我們三個人，開甚麼委員會大會？」

婁牧師道：「其實，我們這個委員會，沒有甚麼問題，根本不用召開會員大會那麼嚴重，我想，只是李先生一位，有些疑問吧？」

「是的，我有極大的疑問！」

「甚麼疑問？提出來談談，看看我們能否立即便解決了！」

「好極，問題十分簡單——為甚麼我們基金戶口內的錢被牧師你提光了？」

「啊，就是這件簡單的事？」婁牧師一派不以為意的神情。

李希聖道：「這事情實在不簡單，因為戶口內有六百萬元，都給你提光了！」

「你怎知得這麼清楚？」

「當然知道！」李希聖打開了公事包，拿了一大疊文件出來，道：「這些是銀行的影印文件！」

「銀行怎會有權這樣做？」

「另外一個人是沒有權這樣做，但我提出要求，他們也沒有權拒絕！」

「為甚麼？」

「因為我是這個基金委員會的司庫！」

他把文件散放在枱上，很明顯，基金內的錢都是被婁牧師提取去了。

「你怎麼解釋？」李希聖有些質問的語氣。

婁牧師却是氣定神閒地道：「我當然有很多解釋，不過，你先聽我說一個聖經的故事！」

「甚麼故事？我們不是……」余湛美道：「李先生，我們還是聽一聽牧師所說的，才再作道理！」

婁牧師道：「其實你們也應該聽過這一個故事，有一個主人，臨離開他的家的時候，叫了三個僕人前來，每人給了一個金幣。」

李希聖道：「我還以為是甚麼故事。」

「你既然知道，你可以續下去。」

李希聖道：「第一個僕人，拿了金幣，出外做買賣，賺多了一個金幣。」

「第二個呢？」婁牧師問余湛美。

羅諾夫督察與關麗麗、余湛美也走了進來，他們看見婁三美被壓在十字架之下，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他怎樣了？」關麗麗問道。

羅諾夫道：「不知道，看來也只是受了傷！」

余湛美上前，蹲了下來，用手探探婁三美的鼻孔，叫道：「他好像沒有了呼吸！」

「白車已來了！」

眾人散了開來，不一會，救護人員已抬了擔架床上來，準備抬婁三美下去。

那知道，壓着婁三美的十字架非常重，要四個大力的警察才可以抬起。

救護人員立即為他急救，並且抬了他下去。

羅諾夫指揮着手下，把現場的鈔票及其他證物，一一搬回警署。

羅諾夫看見余湛美呆若木鷄，忍不住上前問道：「余先生，你一直希望把婁三美繩之於法，而今他已被我們拘捕了，你似乎並不開心！」

「我真的不很開心！」

「為甚麼？」

「因為他被壓在十字架之下。」

「這有甚麼關係？」

「他騙我的錢，而我也用十字架來懲罰他！」

羅諾夫道：「這應了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話，惡有惡報！」

余湛美嘆了口氣，道：「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可惜他太貪財，因而弄得……」

關麗麗道：「余先生，因此我更加敬佩你！」

余湛美道：「敬佩我甚麼？」

「你可以在這些鈔票面前，不為所動！」

「這根本不是我應得的錢！」

羅諾夫也讚道：「很多人都說對鈔票不動心時，那可能是鈔票太少了……而今……這麼多鈔票……」

有人報告道：「羅督察，這裏可能有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現金五千多萬！」

羅諾夫再回頭看向余湛美，滿臉敬佩之色。

婁三美在送院途中，已證實死亡。

他是被十字架打中了後腦，然後再壓着他的身體，主要的死因也是後腦致命的一擊，也許這真是上帝要他滅亡，他得到了應得的報應。

余湛美聽到了這個消息，心情非常沉重。

關麗麗早已察覺到余湛美的心情頹喪，因此一直陪伴着他。

余湛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關麗麗問道：「余先生，你以後怎樣？」

「怎樣？這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恢復人們的信心，也要恢復人對他的信心。」

「你的責任很重大啊！」

余湛美點了頭。

「那麼，如果你繼續這麼頹喪下去，你怎可以肩負這個重大的任務？」

忽然，余湛美想起了一個問題，問道：「麗麗，你願意再做教會的工作嗎？」

「是的，我而今已改變了主意！」

「不當記者了？你為這件案，也立下不少功勞！」

關麗麗想了一想，道：「這間教堂需要用人？」

余湛美詫異的昂首，望着關麗麗，道：「你想幫我，重新把教堂興起？」

關麗麗點頭道：「是的。」

余湛美的重新振作起來，與關麗麗一起把這間蒙塵的教堂重新屹立起來。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精選介紹

不朽名著 再度發行

古龍的「絕代雙驕」最為膾炙人口，不但拍成電影，也曾數度拍成電視劇，盛況空前。



絕代雙驕

古龍著

全書七集HK\$196

圓月彎刀

古龍著

整個故事籠罩着神秘色彩，充滿着浪漫的幻想，把江湖中錯綜複雜的恩怨糾紛暴露無遺。

全書三集HK\$9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星島中心及各地利店有售。

懲奸除惡 重立門規

過靈壽，入正定，這兒是一片平原。

這兒是七里店，就是說離開正定祇有七里路，一般人來說，如果趕路下行的話，七里店這一站會一放而過，相反，可以在這兒歇一歇腳。

七里店有一間老字號的酒舖：七里酒舖，出了名的酒醇雞肥，麵爽湯夠味，所以，真有不少路過的，在此地耽擱一會，喝壺酒，來碟雞，吃碗麵。再說還有四鄉八鎮的老街坊，生意是頗為不錯。

今天，時辰已是巳時過後，該走的走了，該跑的也跑了，照例是個空檔的時分。不過，在壁角，有個老人醉了，伏着睡在桌子上，這種客人時時會碰見，祇要不擾及下午的麵市，主人與小二是不會干涉他的睡眠，奇就奇在還有幾桌客，譬如中枱的是三個又矮又小的黑衣人，散在他們的四週，有四張桌子，十來個客人，個個注視這三個黑衣人。

開設酒舖、客棧的，全有三分江湖氣，因此，也有着幾分光棍心，這情勢已告訴了他，有一場大架要打起來，即使暗暗叫苦，可又不能轟他們出去，更不能要求他們

如果打架，請搬個地方。

一切好的傢具行頭，儘可能的搬了家。至少，希望稍停真的打起來的話，儘量減少損失，這是釜底抽薪的唯一好辦法。

另一方面，合十禱天，希望上天保佑，最好別打，打也希望他們一打即離開自己的舖子……還有，別出人命，就不必上衙門，老實說，生意人最怕牽扯上了官司。

時間在過去，奇怪，三個黑衣服人是根本不理會這些虎視眈眈的人，他們喝了一壺又一壺的酒，那倒好，將他們的細瓷官窑酒壺、酒杯，乘機換了下來，吃得不少，喝得更多，奇怪的是，他們硬是不醉。

至於那些監視他們的人，個個神情緊張，看來，人多的反而怕人少的，想必是黑衣人挺厲害。不過，他真奇怪，為什麼不打啊！還在等人……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來，人多的一面哄然起立，臉有喜色，看來，他們等的人來了。

三個黑衣人還是不動聲息，看來他們是有恃無恐。

突然有人進來了，不過兩個人，一個是龍眉皓頭的紫衣老人，

正宗北派俠情故事／麥可

浪·文
飛·圖

修羅門



止，須知，阿修羅教的教規是：不可強人入門，也不可強阻入門。

「跪下！」

老人從來沒有如此嚴厲過，而今這兩個字，可以令天地變色，五個是不敢怠慢，個個匍匐在地。

「不受人勸，不受人阻，神與魔合，魔與天合，東土開宗，爾等其為第一代。」

五人哄然應聲，老人手指如風，姿勢優雅，一點一拂之間，五人的五柄短劍，為老人手指用勁彈出，而噙然五响，五柄短劍已為老人手掌吸住。老人沉聲說道：「五柄法劍，不能發還，如若還劍，修羅除名！」

五人心頭個個一凜，分明，這五柄劍是他們入門之憑證矣，不論如何，五人心中別有感想，至少，他們已是修羅的第一代弟子，奇怪！阿修羅教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那會……自己依然為第一代。

老人不再言語，五人團團圍住，聽老人第一次說法講阿修羅道。

五個人個個心悅誠服，其實，阿修羅道何嘗不及佛法。祇是阿修羅還不期望別人來信，來近！還有，阿修羅道比較走偏鋒，近極端，其他，他們比佛家更重犧牲，阿修羅門下決不會開設道壇，誘使善男信女施捨佈施，他不會設下什

麼天堂地獄，牛頭馬面的嚇唬世人，阿修羅有不少大豪富翁，他們的財富來源，取自地下，掘取藏珍。

唉！大概這個原故，阿修羅門下，為人看來形跡可疑，掩掩閃閃的，其實，天下有多少人能見利不貪的？為了錢財，天倫尚且可以不理，如有大批財富藏寶之被發現，不開個天翻地覆，能完事的嗎？所以，阿修羅也唯有獨善其身。

不過，阿修羅門下本身却並不奢侈荒淫，他們取來本身該取的，服食飲用，取本身該受的，其他的，幫助世人，同登彼岸，對這批費用，他們却毫不吝惜，誠如老人所說，苟義之所在，命也可捨，何物不可捨。

這就是阿修羅道……有沒有假阿修羅之名，而行外道之實的，老人沉聲道：「這是吾道之所不幸，目下，我的躲避者，此輩人也！」

明白了，也就應該不理彼等，吾行吾素。

星光燦閃，月光迷濛，一片慘淡的氣氛。

了，反而嘴角有笑意，笑得如此驚人。

跌跌撞撞，踉踉蹌蹌，她走啊走的走到了村頭，走到了一個大宅院前。

那座大宅院看來還挺有氣派，而且，在這個景象之下，那個黑洞洞的大門，就像一個大口，比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更怕人。

女子走了上前，她拚命用力掀打着門環。

「開門，開門！」

誰也不來理她，可是，宅院中却隱隱傳來了吆喝的笑聲，照例，他們該聽到打門聲，可是，充耳不聞，其奈彼何？

女子突然又笑了，然後，她退後幾步，突的騰身上前！分明，女子想一頭撞死在大門口。

「大娘！幹什麼啊？」

女子撞在個軟呼呼的人身上，又聽到了個女子聲，她一個忍不住，噙啾大哭起來，那個姑娘可好，挺溫柔，更柔順的撫慰着這個女子，慢慢的，慢慢的，將這個女子勸得順了氣。

「我……我死在他的門口，反正，我也沒有面目見人，反正，我也祇能……」

「人，好死不如惡活啊！大娘子……妳……」

「我，我是大娘子，我……哈哈！」

哈哈！」

女子笑了，祇是笑，笑得反常，姑娘可真看得清楚，她本來想出手點穴，遠處却來了一聲可憐的叫喝：「小玲，玲子！」一個莊稼漢，步法不穩的走着，叫着，他聽到了笑聲，他也看到了女子，他飛也似的走來，撲上前去，抓住了那女子拚命的搖晃晃啊：「玲子，玲子，別想不開，別想不開，誰叫咱們窮，誰叫……」也不知什麼搞的，他可是「劈哩啪啦」他打起自己的嘴巴。

「這位大哥，看來你也認識這位姑娘的，你看，她穿得如此單薄，雖說秋天，也不能如此，深秋夜風。」

大漢是明白了姑娘說的話，他立即脫了自己身上的破大褂，罩住了那女子，他祇有笑，女子祇是傻傻笑了，在姑娘的勸解下，將他們勸上了路。

世間，那有平等相處，人人相安無事的，相反的說，世間却多的是不平事，錢，可以令人仗以為惡。錢，可以令人迷失了本性，玲子，就是被錢糟塌了的姑娘，仗錢作惡的，可竟然是武林世家子弟，萬勝刀和家的和少爺，人稱金刀銀鏢和兆興。

提起和家，北五省可是聲名喧赫，和家雙老已多年不問世事，享

清福了。現在當家的是和老二的獨生子慶龍，和慶龍生下一子二女，兒子就是那位大少爺，二位姑娘，一位嫁了鞭王尉遲環的兒子尉遲金鷹，另一位嫁了七省總鏢頭，神彈子蔣君岩，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和家之勢力就越擴越大。

提起冀中和家，黑白兩道全得翹起大拇指，喝一聲采，唉！真的內情如何？天知道！

和兆興是個花花公子，當然也有不少走狗跑腿，但是，誰也想不到，和兆興最得力的兩位江湖前輩，沒羽箭石欽、鴛鴦臉江苞，其實，江、石兩位却是飲譽江湖三十年前的前輩英俠，可不明白，和兆興在他兩老的指導下，會作出如此的事來。

強姦了余小玲，逼死了余小玲的哥哥余小個子。

姑娘陪余小玲回到了余家，這才看見余小個子可死得慘啊！喝了鹽鹵，死得瞪眼口歪，問清了，唉！還是人家強灌了下去的，為什麼？預備倒打一耙，和大公子那會強姦個農家女子，是她們意圖詭騙，如此而已。

姑娘冷靜的聆聽，然後，她走了。唉！也是正巧，剛剛出門，天已大白，又是一天的早晨開始，門口可來了個人，看得清楚，是武林中人，為首一個年才卅左右，油頭

粉面，一身花俏打扮，自稱是和少爺的好友，直隸金牛劍李伯飛，他是來看看小玲的，哈哈，他說，他喜歡檢個二難，又說什麼小玲子挺什麼挺什麼，可耻，可惡，不過，他一見那個姑娘，他的眼放了光，說什麼，小是小小的，可小……得別有趣味，再說，小姑娘生得真俏，真……

來的幾個人，可起了鬨，說什麼李大爺，那能跟主人爭先，反正，在此週圍萬里，有好的女子，一定得由和官領個先……否則，能成嗎？

「好吧！讓和官佔先，來，先把她給扣了。」姑娘不免變了臉色。好說歹說，她的大哥可不太好脾氣，並且，約定在前村會面呢，不能陪他們去，讓他們原諒，可惜這番話，祇不過讓他們多笑幾次，如此而已。

後面，又有嘶叫聲、拉扯聲、哭聲、笑聲，可憐，那個農民大哥讓他們七推八踢倒地地上，小玲子可傲然的跟了他們走，還算好，幾個惡奴對小玲不客氣，又拉又扯，又摸又撫的，下流無耻的動作全出齊，對於姑娘，或者是怕和兆興，可不敢來這一套，姑娘面不露色，可心中對那個和兆興更為不滿。

進了門，有人請大少爺，不想大少爺有貴客到，稍停再來，至於

小玲子，因為李伯飛也需要陪客，將她與姑娘一起押在一處，交付兩個武師看管也就算了。

三更時分，和兆興帶着七分酒意來了。可是，他首先看到的是，兩個手下滿面含笑的坐在那裡，為什麼見了大少爺到不起身迎接！推一推，好，不推猶可，一推，倒了，再看清，壞了，兩個傢伙什麼時候斷了氣？送了終的？

李伯飛大叫一聲，他搶步奔入，一看還好，美人尚未走，呃，別也已死了，上前扶起，一探鼻息，沒事，他笑了，笑得如此高興，一手扶住玲子，不知怎麼的，李伯飛笑了，哇的一聲，倒了，將小玲子依然放在椅上，自己是帶着笑容，慢慢的倒下了。

「修羅指！」有人叫了一聲，和兆興聽清楚是江老的提示，不由心頭一凜，什麼？小玲子會使這種指法？不可能，否則，昨夜，他不是該為她一指送命。

江苞是橫身在和兆興的前面，看出此公對和官的關心，雙手作揖道：「不知修羅門下那一位尊者駕臨……小老敢代此地主人奉請……當面一談！」

你說你的，根本沒有下文，奇怪，江苞自問為博學多才，江湖上

有名的千里眼，自己決不會看錯，笑着死，而且，李伯飛分明是為小玲子一指點中心脈重穴，然後含笑而死，江湖道上，有七十二種指法，少林門中已佔了十八種，武當門中也有十八種，中原武林的指法，決跳不出這兩個大派，西域有四種，而其他二種，為修羅門中所所有，但是，修羅門中的二種，却為中原武林道深為畏懼的，因為，他們的指法與眾不同，非但指指致命，而且，殺人於無聲無形。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何況，修羅門中的指法，最能致遠，據說，他們有五龍金剛功，相輔相助，因此，比中原任何一種指法陰狠毒辣。

不過，小玲子是個農家的姑娘，她那會這種指法，這種修羅門中的神功指法？他，真有些為了難！

江苞示意第二個手下扶起小玲子，試問：親眼目睹的事，誰又不怕死麼，叫他去扶小玲子，這不是叫他去送死？當然臉有難色，不想江苞是微微一笑，奇怪，那個手下一見笑容，他是再不敢越趨不前，立即快步走近小玲，一手扶起小玲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右肩，一手——「咭」的一聲又笑了，可憐……倒了……死了。

莫非中毒？

「爹……爹……」

「叫什麼？牛頭老人不理女兒的哀求，他走了，一生自恃的老人，他想不到會讓兩個小輩傷了他，他突然，當刀中肩頭時，他已經明白了，這什麼？爭什麼？逼得急了，人家會拚命，會插中你，今次，兩個小的可以插中你的肩頭，明天，三個大的焉知不能插中你的心臟，孩子為什麼甘心願為師弟拚命，他對了，以仁義誠信對人，他取得了成功，而自己，憑武功、憑權威，成功了？至少，師弟的手下是心悅誠服，自己，他也不禁搖了搖頭。」

少女是牛頭老人的幼女，司空慧一直在留心，那想到，最後，這個至性至誠的人，為師父，他甘願一死，司空慧拚命的用真力維持着如磐的一息不斷，如玉則由鐵三元來料理。

咯血，死命的咯血，鐵三元與司空慧恨不得自己咯，代他吐血，最後，兩人突然醒了，說話也順利了，三元可明白了，迴光返照，三人簡直想自殺。

「三位前輩，師父……沒事！他老人家平安……」

「別說，別再說了，小師弟，你倆為什麼這麼傻？」常風山哭了。

「我們的命……是……師父救

的，否則……早已就死了。」

「你……可認得我？」

「認得，認得，司空慧，唉……吃得……太美……太奢侈了……不好……」

「我以後，再也不會如此的了。」

「師父……不喜歡，我和小妹……所以……逼我們走！不，我們……那會畏……避……」

「誰說我不喜歡你了？」

「師父……那個哭的，其實，鄧老人何嘗不是眼含痛淚……如磐，如玉，別多說……閉目垂臉，強吸一口真氣，護住心脈。」

老人是一手一個，抵住了如磐、如玉的背心，鐵三元和司空慧也不必指示，分四方位站立。

他們知道師父在用功助兩小打通奇經八脈，鐵三元更清楚，師父是神功初還，這樣的運動救人，而且，一舉救兩個，別說有外人來擾，稍有不慎，就可令師父走火入魔，分守四方，希望無人前來偷襲。

才半個時辰之後，兩小尚未甦醒，冤家出現，強仇來臨，誰？正是那個牛頭老人。

目下別說打，老人祇要略用秘魔玄音，鄧老人算是完了，鐵三元不自覺的跪下來。

「爹，你來趁火打劫，你怕不

怕羞？」

牛頭老人毫不理會他們，祇見他一抬腿，人已奪圍而入，來到了鄧老人身後，一掌抵住了鄧老人的背心，三元是再也不能強忍耐，出手拚命了。

司空慧比較冷靜了，或者，她以為要吵要打，有的是時間，老人真的要乘人於危，她反正不想活，不過，萬一，果然被她料中了，老人果然是來援助師弟的，因此，三人的出手為司空慧阻止，並且，要他們看清。

首先是如磐、如玉慢慢地醒了過來了，不過，看情形，起碼也要調養幾個月。

然後是鄧老人回過神來，耳邊却聽得師兄的說話：「師弟，你不服我？不服我……」

「哈哈，我收了這幾個好弟子，我能服你？我一個人的時候，尚且要勸阻你，現在，你殺了我又如何？」

「哈哈……」牛頭老人又是一聲長嘯，身形一動，人已飛出老遠，人們都聽得十分清晰的語聲：「你不會服我的，我又何嘗能服你，師弟，咱們再鬥十年。」

十年，鄧雲卿看了弟子一眼，意味深長的說：「除非你們不爭氣，否則，我那會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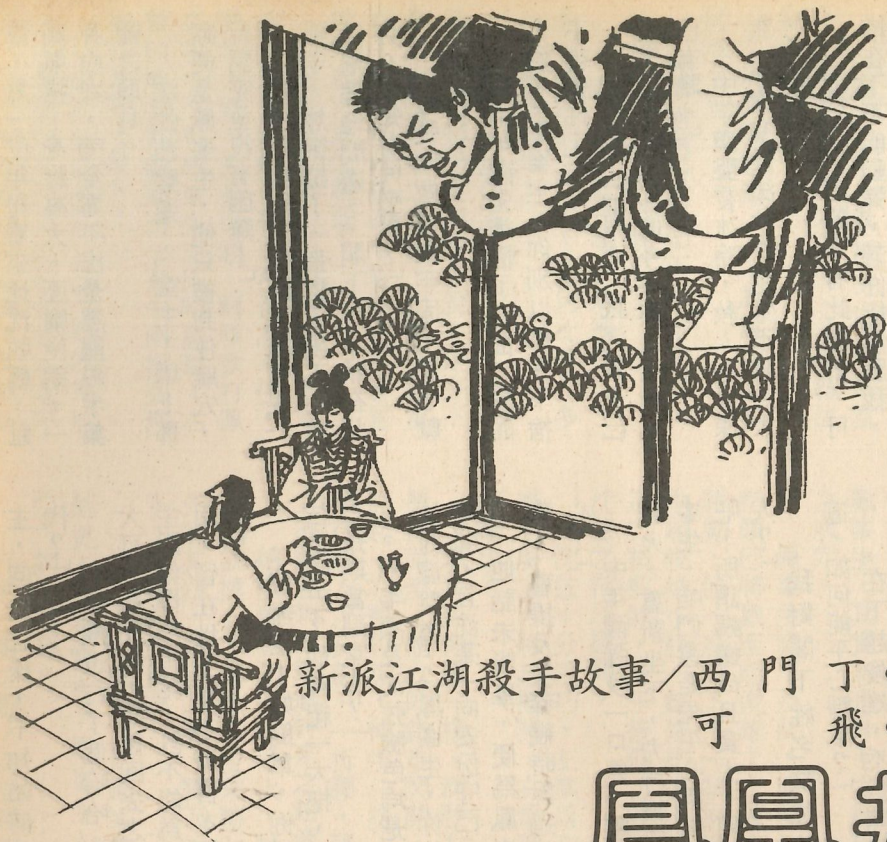
(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081.00 一年港幣 \$1,3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一年港幣 \$1,180.00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圖

鳳凰劫

反間計控制說客 聽指揮道出內幕

上文提要：

鳳峯生在杭州找到魯劍雨住處，竊聽到他與洪小鳳的談話，却不能肯定洪小鳳對自己之情是真或是假，鳳峯生用迷香迷昏了洪小鳳後抱到自己居停的客棧，不料魯劍雨與林行山等人追來，激戰中他擊斃了林行山，洪小鳳醒來亦暗中協助鳳峯生，二人合作迫魯劍雨招出「黑龍」殺手內部詳情，以及首領是誰……

沈弦沉聲道：「本座不會說過，你亦不該問此話！快吃，吃飽便走！」頓又道：「還有，以後沒有通知，不許再來此客棧！」他又看了洪小鳳一眼：「妳雖然在本門掛單，但此事務必守秘。」

揮鞭催馬，直趨西城門。出了城門，馬車仍然不停，直駛了五六里，到了一座山村，才折了進去，找了戶農家，寄放了馬車，便更易容，然後卸轅，兩人騎一馬，覓向南城門，到了門口方下鞍棄馬，步行進城。

魯劍雨連忙解釋：「因為屬下只一個人，恐路上有意外，故才請蝴蝶姑娘幫助！」

洪小鳳含笑：「副堂主放心，小妹一定會守秘！」

洪小鳳道：「你也得小心，就算不是門主親自出馬，相信來者職位必高，說不定會帶助手！」兩人互相叮囑一番，便分道揚鑣。

「你離開本城之後，可以休息一陣，相信近期不會有任務給你！」沈弦忽然放下筷子，長身走進寢室，看了鳳峯生幾眼，似自言自語，又似說給跟着進來的洪小鳳聽：「少吃一頓死不了！」說畢又在鳳峯生身上麻穴戳了兩記，然後轉身出房。

洪小鳳首先直趨淮風客棧，她心懸鳳峯生之安危，奮不顧身，踰牆而入，裡面居然無人防守，她十分機警地閃進客廳，自破洞躍上承塵。

洪小鳳膽大心細，急忙替鳳峯生解穴，然後把放在桌上之長劍拿走，見沈弦在走廊望着她，乃舉手中長劍：「小妹取回兵器，人交給您啦，咱們也吃飽了，該功成身退了！魯老大，你吃飽了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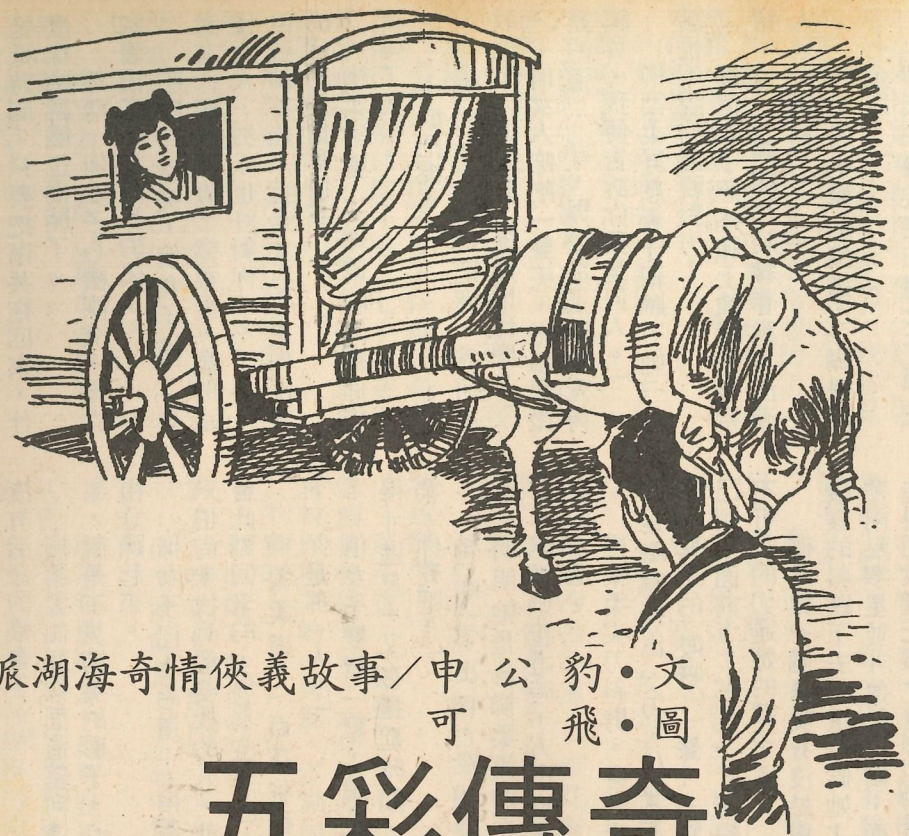
客廳已沒有人聲甚久，外面沒有動靜，鳳峯生躺在床上不得動彈，表面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實內心相當緊張，恨不得對方早點到，因為等待的時間最是難過。

魯劍雨亦推桌而起，掛好寶刀道：「多謝款待，屬下任務完成，就此告辭。」

不知過了多久，他倏地發覺屋頂上傳來一個輕微的響聲，心頭不由一跳，與此同時，他又聽到客廳裡傳來聲音：「堂主，那廝在寢室，待屬下帶路！」

沈弦送他倆出去，忽道：「把馬車帶走！」

來人原來是位堂主，鳳峯生又驚又喜，更加不敢擅動。俄頃，即見兩位漢子進房，其中一個正是沈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圖
可飛·圖
五彩傳奇

殺人滅口隱家醜 追尋愛兒過大江

車後面站着一位婷婷玉立的女子，高高的髮髻，大大的耳環，粉紅的綢裙，露出一張俏得不能再俏的臉蛋兒，她那兩隻細皮白嫩的手相互握在身前，正含笑的看着吃驚的柳柔柔。

柳柔柔又問道：「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對於你的死而未死，我得先為你祝賀！」

「你這是什麼意思？」

車下的女子一笑，道：「南大俠的夫人私奔，想不到南大俠硬是嚥下這口氣，難道你還不夠幸運？」

柳柔柔怔怔的道：「你究竟是誰？」

「吃吃一聲笑，女子以袖掩口，道：『我是個不比你稍差分毫的女人，柳柔柔，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誰？』」

柳柔柔道：「你快說，你到底是誰？」

那女子似笑非笑的道：「我是未來的南夫人，南英的未來夫人，哈……」

柳柔柔驚怒的道：「你胡說什麼？你……」

「我不是胡說，因為你馬上就要死了，一個死人會同我搶奪一個丈夫？」

柳柔柔這才發覺事態嚴重，這女子果然來者不善。

暗中握緊尖刀，柳柔柔忽然拔身而自車前面躍下地，但就在他剛腳落地，面前已站着那俏女子。

「喂，你果然夠迷人，連我是女人也覺得你是個世上少有的尤物。」

「你為什麼不敢說出你的來路？」

「柳柔柔，你果然見識淺，如果是南大俠，只看了我剛才的身法，便能猜出我的身份，而你……哈哈……」

柳柔柔眨着一雙迷人的大眼睛，道：「我不認識你，當然也與你無仇，你為什麼要我死？」

俏女子牽動嘴角，道：「你不認識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該投入南英的懷抱！」

柳柔柔「唔」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柳柔柔指着慘死地上的白臉大漢，道：「這人是你們派來的，是嗎？你們摸清了我的身世，找出了我的弱點，讓這人改扮我的宮表哥模樣，把我騙離南英身邊，因為你們探出我自小與宮表哥海誓山盟，而令此人暗中蠱惑我，目的就是要我離開南英，是嗎？」

冷沉的哼了一聲，俏女子撇撇嘴，道：「可惜他的任務成功一半，他即使不被南英所殺，他也活

山，但天仍未全黑，竹林又不很大，兩人走了一匝，竟然甚麼也不見，鳳峯生不由沉吟起來。

洪小鳳低聲道：「峯生，娘必定不在林內，附近還有甚麼地方？」

鳳峯生道：「咱們到後山去看！」兩人自另一端出林，翻上一座小山坡，只見後山又是另一番景象，岩峯一座連着一座，樹木東一堆西一撥的，就像是癩痢頭般。這幾座山都有山洞，咱們分開找一找！」

洪小鳳道：「小妹又沒見過你娘，如何找法？」

「若見到年紀差不多的女人，你便悄悄來找我！」鳳峯生指指前面的山峯：「妳搜第一座山峯，愚兄搜第二座山峯，一切小心為上，不可張聲！」

兩人翻上第一座岩峯，洪小鳳留下來，鳳峯生繼續前進，翻上第二座岩峯。他對此處地形瞭如指掌，直接去幾個疑點，但都找不到痕跡，抬頭一望，正想去第三座岩峯搜索，却見到洪小鳳在下面揮手。鳳峯生大喜，連忙跑下去，「找到了！」

洪小鳳低聲道：「奴兒有座岩洞，裡面傳出響聲，奴由縫隙處偷窺之，見洞內有一男一女正在……正在雲雨……」

她話未說畢，鳳峯生已不悅地道：「妳招我下山，便是請我去看秘戲？」

洪小鳳忙道：「大哥莫怒，那女的看來四十來歲，男的因角度問題，看不清楚……奴覺得年紀有點接近，是要你去看看！」

鳳峯生沉吟道：「好，妳帶路！」洪小鳳引他到一座山洞處，鳳峯生剛越過她，又退了下來，心中擔心，若萬一在雲雨中之女人是自己娘親，這一看豈不大大不敬？當下低聲道：「妳再上前看看，他倆雲收雨散了否！」

洪小鳳看了幾眼，招手要鳳峯生過去，鳳峯生湊眼由石隙處望進去，洞內點着一堆篝火，火雖不旺，但光線已足夠，男的背着洞口，看不到面龐，那女的面向洞口！雲鬢散亂，看得清楚，可不正是親生母親翠池！

而自其背後觀之，那男人看來瘦削，絕對不是白雲莊主洪世英！假如洪小鳳沒有看錯者，則娘親之為人……鳳峯生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假如風翠池不守婦道，他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她的兒子！

想至恨處，忘了控制呼吸，猛聽洞內傳來一聲暴喝：「誰！」鳳峯生急退，他實不願在這種情況下與母親相見，是以招呼洪小鳳退開。說時遲，那時快！那塊塞住洞

口的石頭突然飛了出來，兩人急忙閃避！緊接着裡面條條的飛出一條人影來，凌空一個轉折，已落在鳳峯生身前。

此刻鳳峯生方看清楚其人之形狀，身材頎長，黑布蒙面，沒等他開腔，雙掌已向自己打來。

鳳峯生明知此人武功厲害，但對母親之姦夫，自有一股恨意，不顧後果，不退一步，與對方對打！那斯輕咳一聲，手上加了兩分內力，攻勢更猛。

再過幾招，鳳峯生已經感到不支，連連後退，洪小鳳見愛郎不敵，便抽刀上前助戰。那斯冷笑一聲：「一齊來吧，省得老子浪費時間！」

三人鬥作一團，三十多招之後，鳳峯生見對方仍不能取勝，稍退一步，抽出長劍來，接下對方大多數之攻勢，以便讓洪小鳳進攻。

鳳峯生亮出長劍之後，起初還能稍佔優勢，但不過三十多招，又讓對方取回上風，始又陷於苦戰。

如此又過了二十多招，忽然那斯喝道：「誰是令師？」

鳳峯生冷笑道：「他是世外高人，你不配問！」

「放屁！你跟馮靖有甚麼關係？」

鳳峯生一怔，反問：「你又怎會認識馮靖，你是他甚麼人？」

那斯厲聲道：「你再不說真話，老子可不客氣了！」他手上連上九成真力，威力大增，每出一招，却把地上之沙石刮了上來，刀劍碰到他之掌風，都被震開幾寸。

鳳峯生道：「四娘，妳快跑，別管我！」

洪小鳳道：「你說甚麼笑話？咱們生不能同日，死要同時，正是你我所願，我豈能偷生！」

那斯冷笑道：「好一對痴情男女，老子便遂你們之願吧！」

他正想痛下殺手，忽然有人叫道：「住手！」

鳳峯生聞聲怔了一怔，那斯却立刻退後，轉頭道：「為何要住手？」

原來開腔的正是風翠池，她本不想現身，不管如何一個女人跟丈夫以外的男人親熱，總不是件光采的事，可是洞外的話音不時傳進洞內，她忍不住親身出洞觀看，由於距離較遠，天色又暗，看了一陣肯定那年輕人竟是自己的兒子。

風翠池十分為難，剛才與人雲雨之情，若讓兒子看到，多難為情！但此時兒子形勢危險，她又不得不開腔阻止！

只聽她囁嚅地道：「你既然知道他劍法似清江，便該猜到他身份，為何還要下殺手？」

(未完·八)

上文提要：

來如聲等五小在錢如土爺爺的調遣下，第一個計劃計就計，錢如土則暗授錦囊計。另一方面將來如聲等四小請去酒店喝酒，喝得衆小酩酊大醉，他則暗中潛去王府，只見花牡丹正在假意與三小王爺卿卿我我，上到床後花牡丹按照錢爺爺之計……



文·圖 去·病 霍·飛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寒夜屠龍

銀巨索王府小衆 逞得果計妙囊錦

花牡丹點頭道：「正合我意，殺了走人。」

這二人「卡」的一聲，棒頭上的尖刀又露出來了。

這一回方管事看清了，那看上去似棒子，實則比刀還厲害，打、扎、殺、刺全能用，不知道這種兵器的人當然會吃虧。

來如聲一把抓牢方管事，棒頭的尖刀就要往方管事的肚皮刺進去了。

方管事似乎清醒過來了，他急叫：「你小子真的要行兇殺人呀？」

來如聲道：「老子殺人比宰雞……」

「你常殺人呀？」

「怎麼不可以？告訴你，老子專殺韃子兵。」

花牡丹道：「少同他囉嗦，殺了走人。」

來如聲又舉棒，方管事叫起來：「等等！」

來如聲道：「等什麼？」

只見方管事自染血的口袋裡摸出兩錠銀子來，他送到來如聲面前，道：「呸，這是老王妃送你二人的賞銀，我還你們。」

「慢慢，小子呀，你要多少銀子才放人？」

來如聲抓過銀子掂了掂，道：「這是多少？」

方管事道：「怎麼，你窮得連銀子也不認識呀，一共是十兩」

呀。」

來如聲不多言，銀子揣在懷，他冷冷問道：「娘的，這原本是老王妃賞咱們的，被你這惡管事扣了一半，理應還咱們。」

方管事道：「你還有什麼說詞？」

來如聲道：「說詞不是，實言一句，姓方的大管事，今天你們想生離此地，唯一的辦法是花銀子買命，你老子聽清楚，花銀子買命。」

方管事大怒，吼叱道：「媽的，你也敢對爺們敲詐勒索呀，膽子太大了吧。」

來如聲道：「膽子不大不拿刀，大管事，幹不幹兩個字，說，是要命還是要死？」

戈成方悠悠的醒過來了，他也聽到來如聲的話，不由大吼道：「蒙古武士，寧死不屈……你……操……」

他說了一半，花牡丹一棒打在他的脖根上，立刻又變得老實了。這女子出手也真狠，方管事知道今天倒楣，不由得喘口氣道：「說吧，你們打算要訛詐咱們多少銀子？」

「哈……」

來如聲笑了，他也把手鬆開來，退了一步，道：「娘的，你老子上道了，那麼，你是不打算死」

事不急於走了。他撥馬面對花牡丹，也發現花牡丹還在吃吃笑。

「喂，妳這女子，使的什麼手段，害咱們小王爺那麼痛苦的動彈不得呀。」

花牡丹道：「我會告訴你的，那要你把銀子送來以後再說。」

「可惡啊，如是七王在世，豈容你等猖狂！」

他這話一些不假，七王忽必顯在世，明裡收買江湖朋友，他盡找江湖名人結交，骨子裡却想來個一網打盡，為的是怕這些人物與南面的人互通一氣，造大元朝的反，只可惜碰上來如風，他的陰謀泡湯了，還賠上老命。

來如聲哈哈笑，道：「所以啦，要救小王爺，你們的行動還得快，慢了小王一口氣接不上，你負責。」

方管事忿怒的大吼：「媽巴子，咱們快！」

他調轉馬頭又回頭，道：「造反吧，看你二人囂張到幾時！」

戈成方咬牙道：「別跑，你等着爺們把銀子送來了。」

三人拍馬疾馳，那方管事身上已流了許多血，上衣已血染一半是紅的。

戈成方的頭上一個大肉包，痛

的了？」

「死了，死了，一死全完了，爺們當然不願死。」

來如聲道：「好，那你出銀子買命吧。」

「多少？」

來如聲道：「你等等，我合計一下，不能叫你太吃虧，當然，也不能叫我有損失。」

管事大怒，道：「媽的，你有屁的損失，快說，爺們還要趕回城治傷呢。」

「是，是，是，傷處還流血呢。」

他哈哈一笑，道：「你，一千兩銀子。」

方管事大怒，吼罵：「操你老娘的，你好黑心，開口就是一千兩白銀呀。」

來如聲淡淡的道：「別罵人呀，生意不成仁義在，我不勉強你。」

「卡！」他的棒上尖刀又彈出來了。

方管事頭一仰，吼道：「你殺人？」

來如聲道：「不錯，老子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說，你是給不給？」

方管事罵道：「媽的，老子便是給，也得回去拿吧，咱們這是出來抓那女子的，誰會把千兩銀子帶

身上？」

哈哈一笑，來如聲道：「我瞭解，我當然瞭解這一點，所以，你只需點個頭，你便不會死了。」

他再哈哈一笑，又道：「人生不易在世間，黃沙蓋面屍難看，想想你們韃子統治咱們漢家人八十年了吧，你們是吃香喝辣用不完，死了那也只黃土一堆了，不划算，還是出銀子保老命要緊。」

方管事咬牙道：「好，老子認了。」

他對剛又醒來的兩個武士道：「武太斗，戈成方，咱們回去。」

來如聲嘿一聲，道：「大管事，你走，他二人還不能走。」

方管事大怒，道：「你想怎樣？老子已答應你一千兩銀子了，你還要留人質？」

來如聲臉皮一緊，道：「我呸，留的什麼人質？要留人質也輪不到留他二人呀。」

方管事道：「那你是……」

來如聲道：「他們倆也要買命錢。」

「你放的什麼屁？」

來如聲道：「怎麼了？你耳朵眼裡塞驢毛了，還是害了重聽病？」

「罵的，你要他二人也買命呀？」

「不錯。」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